

忘语◎作品

何为凡人，何为仙，岂闻韶华尽何年，
回首沧桑，此恨绵绵
风月如剑，看我破天。
道不尽仙凡殊途，尽人间。

凡人修仙传

FANREN
XUXIANZHUAN

肆 风起海外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忘语◎作品

FANREN
XUOXIANZHUAN

凡人修仙传

肆 风起海外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凡人修仙传 / 忘语著. —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09.11

ISBN 978-7-80680-758-3

I. 凡… II. 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4422 号

凡人修仙传

- 著者** 忘语
出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
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
规格 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本
190 印张 3000000 字
版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
印次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80680-758-3
定价 280.00 元 (十册)
地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
邮编 710003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凡人修仙传

罪 风起海外

- 第五十四章
01 蒙山五友
- 第五十五章
19 化妖
- 第五十六章
36 血祭隐秘
- 第五十七章
53 夜闯魔巢
- 第五十八章
71 黑煞教主
- 第五十九章
88 血凝五行丹
- 第六十章
105 再赴嘉元
- 第六十一章
122 曲魂异变
- 第六十二章
139 大阵灭妖
- 第六十三章
156 六派溃败
- 第六十四章
174 红线遁光针
- 第六十五章
192 半路抢人
- 第六十六章
210 乌龙与传送
- 第六十七章
228 顾东主与王长青
- 第六十八章
246 化身初成
- 第六十九章
264 婴鲤善
- 第七十章
282 斩杀结丹

目 录

蒙山五友 第五十四章



“不要说了，我意已决。”瘦高的老二毅然说道。

年轻女子急了，连忙回头向青年和老者发出求助的眼神。

这二人对望了一眼后，青年默然不语，老者却叹了口气说道：“五妹，让老二去吧，他这是在为先前的事悔过呢。只有这样做了，他心里才能觉得好受一些。”

“可是，二哥这样……”女子还想争辩几句，那位二哥却已走到了韩立面前，平静地说道：“前辈，开始吧，用我做试验！”

这位说得颇为悲壮，但是下面发生的事，却让这四人呆若木鸡。

“你们几个人是不是搞错了一件事情，我什么时候答应给你们解除血咒了？”韩立的话寒冰刺骨，令蒙山五友面面相觑。

“前辈若不打算给我们解咒，为什么要在我大哥身上研究此咒？”这位蒙山五友的老二愕然之后慌忙问道。

“我说过是为你解除血咒才研究这血咒的吗？我只是好奇而已。”韩立面无表情地说道。

看着韩立冰冷的面容和听着极其无情的话语，这几人傻在了当场。

“可前辈不是要知道那些人的事情吗，不给我们解除血咒，我们怎么可能回答前辈的问题？”青年问道，脸上满是着急之色，显然不想放走眼前的希望。

韩立听了此话，斜瞅了他几眼，然后冷笑几声，就不语地仰首望天。

如此明显的问题还要问他，韩立可不屑于回答。

“四弟不要问了，这位前辈觉得从我们身上得到的情报，根本不足以换取我等性命，所以才不愿轻易出手。”黑脸老者不愧年长许多，阅历不是那青年可比的，一针见血地说出了要点所在。

“前辈到底有何条件才会出手？就直接说吧，只要真能解除血咒，我们蒙山五友一定不会二话的。”随后，老者冷静地继续说道。

“好，早说出此话，大家都不用兜圈子了。”韩立忽然变得笑容可掬，鼓掌说道。

但在这四人眼里，却更加觉得韩立这人喜怒无常，让他们心里不知不觉产生了敬畏之感。

“条件很简单，若是能解除你们的心腹大患，你们几人不但要将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，还要从今日起暂时听从我吩咐，帮我应对一下这伙人的袭击。我估计，他们应该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，而我同样也想在短时间内解决掉他们。

“不过，你们也不用担心敌众我寡，在下面是黄枫谷的修士，来越京只是处理一些门派的事务。只要撑过这一段时间，我就会请求援兵来的，到时，就不用惧怕这些鼠辈了。”

韩立和颜悦色地将条件讲了出来，并毫不客气地扯起了门派的大旗，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。

“前辈是黄枫谷的修士？”老者虽然早已猜测韩立的来历应该不出七派范围，但是听到其亲口承认，脸上还是露出了笑容。

“好，一切就依前辈所说，我等不会置身事外的。毕竟一解除血咒，我们肯定也就成了他们追杀的对象，跟在前辈身边，倒还安全一些。”黑脸老者答应得非常爽快。

青年和女子听了老者的话，也是面露喜色没有出言反驳，显然同意了老者的做法。

对他们来说，七派自然比那些用血咒控制他们的人势力要强大得多，当然可以投靠。

那瘦高的老二却一脸踌躇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又迟疑的样子。

“若是前辈解除血咒之法真的有效，我等还有一个请求，望前辈能答应。”黑脸老者望了老二一眼后，忽然肃然向韩立提了一个要求。

韩立见到此景，心里有了几分预料，但嘴上还是淡淡地说道：“什么事情？只要不是太出格的话，我会尽力满足的。”

这时的韩立，仿佛出奇的好说话了。

“在下的四妹还留在越京城的一间民宅内，我们被前辈擒来，也不知道她现在是否有事，希望前辈到时能出手相救。”老者一脸郑重之色。

“大哥。”瘦高的老二听了此话，满脸感激之色。

“行，既然你们暂时跟了我，我自然会将你们的同伴救出。但现在，还是抓紧解除一下你们体内的剧毒吧。否则，不出一时三刻，你们就一命呜呼了，还谈什么解咒。”

韩立一口答应下来，但却话锋一转，说出一句让这四人胆战心惊的话来。

“什么剧毒？我们身上应该只有血咒。”青年脸色一变，有些惊慌还有些怀疑地问道。

韩立见青年怀疑自己所言，并没有动怒，只是把脸孔一板说道：“刚才检查血咒时我就发现，你大哥体内除了血咒外，还中有一种剧毒，此毒不但毒性强烈至极，而且非常不稳定，估计就快发作了。但好在在下对解毒之道还有些心得，解除它们只是举手之劳，并不用多担心此事。当然，你若是不相信的话，也可以等个一时三刻，看看是否真的会毒发身亡。”

韩立此话说出来后，这四人倒信了大多半。

“原来是这样，我说吩咐我们办事的那人，为何在我们出发前，突然硬叫我们陪他共饮一杯酒，原来那酒里有毒。我们都以为身上已经有血咒了，对方不会再动手脚，谁也没在意此事，他们的手段可真够毒的。”瘦高的老二神色很难看地说道。

青年和年轻女子才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，而那老者则阴沉着脸，看来早已想到了此事。

既然韩立已决定拉拢蒙山五友做自己的帮手，自然就不会磨磨蹭蹭地让这几人毒性发作。他立刻一伸手，从储物袋中摸出了一白一青两个瓷瓶，抛给了黑脸老者。

“这瓶中的丹药各服下一颗，就可驱散大部分毒性，以后慢慢运功再逼出残毒就可以了。”韩立说得简单至极，黑脸老者马上按照其所说，将丹药分给了其他三人，并毫不怀疑地率先服用了下去。

看来这老者心里很清楚，韩立如果要对他们下手的话，根本不用在解药

上做什么手脚，因此倒也放心地吞下。

服下韩立的丹药不久，这几人腹中就传来了一阵激烈的腹痛。

那年轻女子脸一红后，突然一跺脚，人勉强御器升空，飞向了附近的一个小山丘。只是身上还有韩立下的禁制，飞行的速度实在不快。

其他三名男子见此，也都不好意思地各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，将腹中的毒物排泄了出来。

过了一会儿后，这三人面带尴尬之色重回了韩立身前，稍等片刻，那女子也飞了回来，只是脸上还残留着绯红之色。

“好，现在就开始解除血咒，谁先来？”韩立也不拖拉，直接说道。

“当然是……”老二刚一开口，并想上前一步时，却被一只干瘦无比的手一把拉住了其臂膀。

“老二，你还有三妹呢。我一把老骨头既然无法筑基，是活不了多久了，还是我先来吧。毕竟三妹肚子中的小孩，还需要你照顾呢。”黑脸老者平静地说道。

“大哥，这不行，怎么能让……”瘦高的老二，神情激动地将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，说什么也不答应。而青年和年轻女子见此，也开口要求先以身试险。

“不要争了，还是让你们大哥先来吧。毕竟我刚才检测的是他的身体，这样把握更大一些。”

虽然这四人表现出来的结拜情义非常感人，但毕竟事不关己，韩立可没心思去用心体会。他现在急于想知道自己是否真能解除血咒，万一不行的话，他前面所做的事情可就白费了，只好再另做打算。

韩立如此一说，四个人就没什么好争抢的了，老者神色郑重地走了过去。

其他三人互望了一眼后，只能用担心的目光，注视着老者的举动。

“砰、砰”……一连六七声响动。韩立一扬手，数个真人大小的士兵傀儡，在一片白光中，手持兵器出现在了韩立身后。

“我在驱散血咒时，无法分身应敌，这些傀儡就是一种警戒手段。任何人走进我身侧方圆十丈之内，它们都会主动攻击，你们最好离远一些。”韩立的话里，毫不客气地指出了现在还无法信任他们的意思，这三人只好无奈地后退了一些。

傍晚时分，秦府客厅内秦言正来回走动个不停，脸上都是焦急之色。

今日一早,前去给韩立送饭的仆人来报,说韩立竟然不在屋内,好像一夜未归的样子。

这让其大为担心起来,他倒不是担忧韩立的安危,而是生怕这位保镖不辞而别,这样一来他们秦家再也没法应对魔道加害了。

“秦平,再去看看韩少爷回来了没有,一有消息就马上来报。”秦言有些急躁地吩咐道。

“是,老爷。”秦平心里窃喜地恭敬答道,然后,一溜烟从厅内跑了出去。

在他看来,秦言越是对这位韩少爷关心,就越说明他没有抱错大腿,看样子他在秦宅内飞黄腾达的日子指日可待了。

“老爷何必这样呢?年轻人偶尔出去转一转,这是很正常的事,何必这么着急上火。”那位秦言最宠爱的三夫人也在这大厅内,嘴里说的虽然是为韩立开脱的言语,但声音中酸溜溜的味道还是明显至极。

这也难怪,自从韩立到了秦宅之后,这位秦家之主总是寸步不离地将韩立带在身边,原先非常宠爱的一些秦家少爷和小姐却一个也不再提携了,这里面就有这三夫人的儿女,所以如今忍不住醋意大发。

“哼,女人家知道什么?”秦言当然听得出来三夫人话里的意思,但是他心悬全家的生死,哪还顾得着这些争风吃醋的小事,瞪了她一眼后,就不再理睬了。

秦言这样的态度,自然让这位三夫人更加觉得委屈,但也知道自己这位夫君最讨厌女人撒泼打闹,只好强忍着将这股怨气咽了下去,不再言语,内心却对韩立更增添了几分恼怒。

不知过了多久,秦平忽然满面喜色地跑了回来,并且一进屋子,就大声喊道:“老爷,韩少爷回来了,而且还带了几个客人一起回府。韩少爷希望老爷能在他的住处附近安排这几人住下。”

秦言一听此话,提着的心总算放回了肚子,只要这位大神不是不辞而别,别说带几个朋友,就是带十几个、几十个人回来,他都不会有任何怨言。

“既然韩贤侄如此说了,就把附近的清音院让给他们,可别怠慢了韩贤侄的客人。”秦言不假思索地说道,这让那位三夫人脸色越发难看。

“是,小的这就去办。”秦平再次风风火火地跑了出去,一副干劲十足的样子。

“老爷,这有些不妥吧,我们秦宅家大业大,让几个陌生人突然住进来,是不是太冒失了一些。”三夫人还是忍不住地小心说道。

她这话倒不是完全针对韩立，而是真觉得有几分不安。

秦言听了此话，微微一愣，但是犹豫了一下后就把手一摆说道：“不得事的，韩贤侄的朋友不会有什么问题。”

听了秦言这么宠溺韩立的话语，三夫人彻底无语了。

此时的韩立，正坐在自己住处的椅子上，身前还坐着其他五人，正是蒙山五友。

其中的青年正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什么事情，另外几人则在一旁偶尔补充几句，韩立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。

在越京城外的荒野上，韩立依靠神识强大，竟真的成功将先前四人的血咒抹去了，随后就带着这几人潜入到了那位留守的中年女子那里。出人意料的是，他们非常顺利地将其接了出来，没有丝毫困难。

虽然略感意外，韩立还是同样替其解了血咒，就带着他们一起返回了秦宅。

其实这几人另找他处住下，也不是不行，但韩立确实有点不放心这几人。

在没有自己盯着的情况下，他可不敢保证蒙山五友真的就会老实地和自己共抗大敌，即使自己对他们有了解咒之恩。

人心最难测啊！

今天他可能感恩愿意为你出生入死，但明日就可能觉得自己的小命更加重要，可以做出任何忘恩卑劣的事情，这一点韩立可不奇怪。

而且他们可和自己没什么结拜之义，多半还是更珍惜自己的小命吧。

当然，若是同样对他们下禁制和使用毒药，也不是不可以强行控制住他们。但是这样做的话，在他们的心目中自己恐怕和那些人没什么区别了吧，时间稍长肯定会遭受他们反噬。

若是仅给对方留下恶劣的印象，韩立倒不在乎用此手段。但是在内心深处，韩立却还另有一些想法。

如果这次七派真的抵挡住了魔道的入侵，恢复了以往的修炼生涯，韩立打算找一些人，专门帮自己搜集丹方和药材原料。这样他就不用如此辛苦地东跑西逛了，可以把全部时间都用来苦修，如此修炼的进度肯定能大大提升。

而这蒙山五友的法力修为不太弱但也不是多高，正是最好的合适人选，

所以韩立不打算用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来强行控制他们。

不过，韩立也有自知之明，没有足够的好处，就是修为再低的修仙者都不会给其他修士一直当跑腿的，而且这几人的心性到底如何，他也要多接触一段时间才可放心。一切还要等此事结束后，再做定夺。

“……惭愧得很啊，我们几人到如今，除了认识几名和我们一样被挟持的修仙者外，发号施令那两人的真容还没见到半点，实在所知不多啊。”青年说完了一切后，苦笑了起来。

“没什么，已经知道对方是一个叫做黑煞教的邪教，而且对方抓人主要是为了修炼邪功，这就足够了。”韩立听完后，淡然一笑。

“不过，韩前辈，我们是不是就这样一直藏在此地，等候援兵来再行动？”新救出来的中年女子突然试探地问了这么一句。

其他四人听了，同样用关心的神色望向韩立，看他怎么回答此事。

韩立听了心里冷笑一下，这几位看起来都巴不得不用再和黑煞教人接触，但是七派那儿哪有什么援兵可派。现在各派为了和魔道之人对抗，连留守的力量都大大不足了，他就是想办法如实地报上去，肯定也不会有什么人来。

但好在刚才返回时，他通过越京内的黄枫谷联络人，给李化元去了一封求援信，将此事略微讲了一些。

门派里不问此事，但这位师傅总不会不管不问吧？他可是为了给其办事，才惹了这么大的麻烦，而且还只能死撑着没跑。否则惹不起，他还躲不起吗？早就溜之大吉了。

但到底会有什么援兵来，韩立还真没多少底，估计会给他派几位门下的师兄吧。

心里这样想着，表面上韩立神色轻松地回答道：“当然不行了，最起码我们应该在援兵来之前，摸清楚对方的据点和重要人物的情况，这才可以一网打尽。否则就待在秦宅里干等，有些太被动了。这也让他们有时间追查我们的下落，对我们很不利，绝不能让对方从容地布置一切。”

听了韩立的这番话，蒙山五友面面相觑，黑脸老者则捋了捋下巴的胡须，沉声说道：“前辈说得很有道理，但是仅凭我们手头的这点线索，根本就抓不住他们的尾巴。原先我们待的那个据点，肯定被他们放弃了，我们好像无处下手啊。”

瘦高的老二默默地点头，表示赞同。

“放心吧，从你们描述的那两位发号施令的黑煞教人看，我已经知道那两人是谁了。只要将他们活捉了过来，有关黑煞教的事情就可以弄清楚一多半。”韩立似乎早有所预料，不慌不忙地说道。这话让几人先是一愣，随后都露出了惊喜的表情，对韩立更加有了高深莫测的感觉。

“好，既然韩前辈已经有了计划，我们一切听从前辈吩咐就是。”黑脸老者断然地说道。韩立听了，满意地点点头。

“今晚就行动。只有动手越快，对方越没有多大提防。”韩立眯起了眼睛，冷冷地说道。

“今晚？”蒙山五友不由得都露出了吃惊之色。虽然蒙山五友对韩立的这个决定大感意外，但也觉得韩立说得有点道理，就没有反对。

只是那中年女子似乎好奇地问，那黑煞教两人的真实身份时，却碰了韩立一个软钉子。韩立只是淡淡地一笑，说到了晚上行动时大家自然会知道。

这让中年女子不好再追问下去，露出了一副无所谓的表情。

不久，秦平就带着秦言的传话，将蒙山五友带到了附近的另一处庭院，安置了下来。

韩立望着几人远去的身影，眼中却露出了一种古怪的神色，并突然喃喃自语了一句，说的是什么却没有任何人听得清楚。

晚上众人用过饭后，在清音院客厅内，蒙山五友聚在了一起，准备到了韩立所说的深夜时分，开始行动。

“奇怪，怎么就是想不起来呢？”那个三十许岁的青年老四，摇头晃脑地在厅内不停地兜着圈子，一脸的困惑之色。

“四哥，还没想起来吗？”年纪最小的年轻女子，却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，露着似笑非笑的神情。

“四哥，你老是说看人家韩前辈眼熟，说一定以前在哪里见过一面，但是自己却根本想不起来在何时何地，这可让小妹不太相信了。不会是太想和人家韩前辈攀上关系，产生了错觉吧？”很明显，年轻女子的话里充满了调侃之意。

“嗯，这可很有可能的。毕竟这位前辈的相貌太一般了，四弟觉得面善，这是很正常的事。”瘦高的老二也一边品着香茶，一边打趣地说道。

不过，他的双目始终没有离开身侧的中年女子片刻，一直对方风韵犹存的面容和看起来还很正常的腹部来回瞅个不停，一脸的幸福之色。

可是这排行第三的中年女子，却被他看得心烦意乱，不禁使劲白了他儿

眼。可是得到的却是他“嘿嘿”的傻笑，平时的精明深沉劲儿，早不知抛到何处了。

“哼，随你们怎么乱说，我自己肯定见过就行了。不过看来并不是近期的事情，应该有些年份了，否则我不会忘得这么彻底。”青年没好气地瞪了年轻女子和瘦高男子一眼，有些不甘心地说道。

“有些年份？四弟，我们几年前可是一一直在蒙山苦修从未出过山的，你怎么见到的韩前辈，莫不是你还穿开裆裤时就见了不成？”中年女子也笑嘻嘻地开着青年的玩笑。

“三姐，你……”青年被中年女子给说得面红耳赤，一脸的尴尬之色。

“几年前，四弟也并不是一直在山中苦修的。你们难道忘了，在还不认识五妹时，我们可参加过一届升仙大会的，那可出了两三个月的远门。可惜我们几人都铩羽而归，不过所幸没人受太严重的伤。”黑脸老者淡淡地插了这么几句。

“什么，大家都参加过升仙大会？”五妹则眨了眨眼睛，露出了好奇的神情。而老二和中年女子，则露出了苦笑的表情。

“没什么可说的，那是我们几人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坐井观天。”中年女子叹了一口气说道。

“什么吗？四哥，你给我说说看，当时……”年轻女子好奇心更盛了，她回头来就想要男青年讲下升仙大会的事情，可入目的却是一张满脸震惊的面孔。

“四弟，你怎么了？”其他人也发现了青年的神色不对劲，惊讶地问道。

“二哥，你还记得当日参加升仙大会，我们和大哥三姐分开走时，我曾经一时嘴馋，私自去嘉元城酒楼偷用酒菜的事吗？”青年没有回答对方的疑惑，反而忽然说起了往日的旧事，这让瘦高男子有些莫名其妙。

“当然记得了，当时虽然替你瞒过了此事，但是事后还是被大哥知道了，还狠狠训斥了你一顿。”老二有些不解地答道。

“这就对了，我当时回去时是不是和你提过，在酒楼里碰见了一位疑似也参加升仙大会的小修士，其功法只有炼气期七八层，我们还觉得这人一副不自量力的样子。”青年苦笑着说道。

“时间太长，我记得不太清楚了，不过应该有这事吧。”老二迟疑地说道。他实在不知道，这位四弟突然提起此事干吗？

其他几人同样纳闷地听着他二人的对话，感觉很奇怪。

“可是当年的那位小修士，就是今日的这位韩前辈。”青年干巴巴地说出了一句让在场之人都呆若木鸡的话来。

“什么，韩前辈就是那修为低下的小修士？”瘦高男子“腾”地一下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满脸都是不肯相信的神情。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细一点。”震惊过后的黑脸老者，皱了皱眉，开口问道。

“是这样的，大哥。”瘦高男子急忙大略讲了当年的事情，让其他几人听了，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
“四哥说，韩前辈当年只是个炼气期七八层的修仙者？”年轻女子咽了下口水说道，随即就意识到了举止不雅，不禁脸上一红。

但其他几人，全都处于惊骇之中，谁也没留意她的这个小动作。

“四弟不会认错人吧，毕竟那是十余年前的事情了，韩前辈的容貌和年龄都应该不同了才对。”黑脸老者摸了摸下巴，若有所思地说道。

“不，那人肯定是韩前辈。他和当年的容貌一模一样，除了年龄看起来大了一点点。”青年先是一惊，随后想想又肯定地说道。

听到这青年说得如此斩钉截铁，其他几人面面相觑。

短短十来年，一位修为这么低的修仙者，竟成为一名筑基期修士，这让几人的心里不由得苦涩起来，一时间，竟无人有心思再开口说话了。

“好了，不管韩前辈是不是当年那人，但如今人家是货真价实的筑基期修士，还是一点礼数都不能失的。不要问一些不该问的话，明白吗？”老者沉吟了一会儿后，还是先开了口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青年犹豫了一下后，老实地答应道，脸色终于恢复了常态。

“好了，大家回屋养神炼气吧。做一下准备，今晚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恶斗。”老者跟众人说道。

听了这话后，其他人互望了几眼，都一个个真的回房去了。顿时，清音院变得寂静无声。

大约半个时辰后，天色全黑了下来。

清音院的一间厢房内，突然走出一个人来。

这个人小心地将屋门虚掩上，四处张望了一下，就无声无息地走出了小院。

他趁着漆黑的夜色走到了较远处的一个墙角边上，一双眼睛闪出了几

分犹豫之色，但又马上变得决然起来。

他有些紧张地从怀内掏出了一个小匣子，刚想将其打开之际，突然身后传来了一声叹息声，这让此人的身子一哆嗦，差点惊得将手中的盒子扔到地上。因为听声音，竟好似韩立的声音。

“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另外一个他无比熟悉之人的嗓音，几乎同时传来，充满了悲痛之意。

接着眼前大亮，从附近同时走出了数名手托月亮石的人。在淡淡的白光之下，他们都是不能置信之色。

“你这是为什么？”黑脸老者痛惜万分地说道。

“什么为什么？我只是出来试一下法器而已。”这人的神色由原来的苍白无比，渐渐恢复了常态，竟若无其事地说道。

“那能否把你手里的东西，交予在下一观啊。”从漆黑的夜幕中，韩立飘飘地从空中降落了下来，神色如常地说道。

“奇怪了，我的法器怎么可能给外人看啊。当然不行了，是不是四哥？”这位偷偷摸摸的人，竟是蒙山五友中的年轻女子。

此时她虽然努力想保平常的神情，但是一双手却不听使唤地死死抱住了小匣子。“五妹，将你手中的东西交给韩前辈！”黑脸老者脸色阴沉地说道，声音充满了寒意。

“大哥，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？”这位五妹强颜欢欣地说道。

“就是大家相信你，才给你一个辩解的机会。只要匣子里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，你主动打开才能让大家解除困扰。”老者冷冰冰地说道。

听了老者这话，这位五妹脸上精彩非常，一阵红一阵白，轮流交替着。

她再向其他几人望去时，瘦高男子等人的痛惜表情更是让她心里一凉，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。

于是，略思量了片刻，她干脆把心一横，突然把手中的小匣子往身上一塞，同时飞快地掏出一个蓝色的圆珠，高举头顶厉声说道：“你们不要逼我，这颗天雷子你们都是认识的，我只要求离开这里。”

女子的这番举动，让蒙山五友中的其他几人脸色大变。特别是那一直对其很有好感的青年，面容更是惨然至极。

“看来不用再看那匣子里的东西了，五妹，你真的跟那些人同流合污了。”老者露出了怒色喝道，并握紧双拳猛然踏上了一步。

“不要过来，大哥，否则我真要祭出去了。”五妹露出了慌乱的眼神，并把

那蓝色的圆珠捧至身前，做出了祭出的姿势。

看到这一幕，老者虽然须发皆张，但是倒也真不敢上前了，毕竟这天雷子的威力他可清楚得很。

“五妹，你真的打算用这天雷子来对付我们吗？要知道这件法器是我们几人当年见你修为太低，特意凑齐了灵石才给你买下防身用的。特别是四弟，几乎将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，如今你竟然拿来对付我们，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”中年女子非常失望地说道。

而一旁的青年听了此话，百感交集地动了几下嘴唇，但没有说出任何言语来。

五妹听了中年女子的话后，面容上露出了几丝羞愧之色，但只是一闪就消逝了，口中仍强硬地说道：“现在再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和你们不同，我是一定要筑基成功的。黑煞教的人说了，只要立下的功劳够大，教主甚至可以不用筑基丹就能让人强行筑基成功，而且还没有任何风险。”

瘦高男子听了不停地皱眉，也忍不住开口了：“五妹，如今回头还来得及。不用筑基丹就可以筑基的话，你也能信？他们肯定是欺负你年轻，故意糊弄你的。”这位蒙山五友的老二说得真真切切，诚挚至极。

“哼，不用二哥教训我，是不是真的我心里自然有数。事到如今，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。其实早在两年前的那一次外出，我就加入了黑煞教。所以，本教教主的神通广大是你们这些外人根本就想象不到的。”

年轻女子冷哼了一声后，说出了一件让其他人大为震惊的消息。

“两年前你就加入了黑煞教，那这次他们几人被擒，也是你做的手脚吧？”原本一旁默不做声的韩立，突然间插口说了这么一句。

这句话，顿时让老者等人的心里波涛再起，他们都不敢相信，这位五妹真的这么做了。

年轻女子的脸色阴晴不定起来，犹豫了一下后，还是慢慢说道：“不错，我是把大家的行踪告诉了黑煞教的人。但我的初衷也是好意，只是想让大家能一齐有筑基的机会。否则按照黑煞教的惯例，生擒的人十有八九都被血祭了，哪有这么容易留下性命。”

年轻女子觉得到了这地步，再隐瞒也没什么意思了，干脆实话实说。

“嘿嘿，照这么说我们几位兄长还应该感谢五妹喽。”黑脸老者怒极而笑地说道。

“不管你们怎么想，我的确对大家没有恶意，你们还是别逼我了。”女子

娟秀的面孔微微有些扭曲地说道，接着又把手中的天雷子举了起来。

可就在这时，韩立忽然冲女子淡淡地一笑，说道：“天雷子，的确是个好东西。”话音刚落，其身形一模糊，就从原地消失了。

“你？”五妹倒也机灵得很，一见此幕当即就想抖动手腕。但是一阵轻风迎面吹过，五妹举着天雷子的手腕上突然一紧，韩立如同鬼魅般贴身出现在了其身后，并一把抓住了她的玉腕。

“这东西太危险了，还是我来保管的好。”韩立毫不客气地强行将天雷子从她手上拿了开来，并随手扔进了储物袋中。

五妹见自己最大的倚仗如同儿戏般就被韩立给破解了，脸色“刷”地一下变得铁青，竟一时忘了挣扎，眼中首次露出了恐惧之色。

“她是你们的义妹，人就交给你们了，只要说出她知道的黑煞教的事情，想怎么处理都随你们。但我想，你们也不会笨到放她回去通风报信的地步吧？”韩立大有深意地望了蒙山五友的其余几人，神色自如地说道。

随后其手上白光一闪，快如闪电地在女子的娇躯上点了几下，禁锢了其真元，让其无法再动用法力。接着，韩立没有一点顾忌地从年轻女子的怀里摸出了那个匣子，就把此女轻轻一甩，扔给了那还有些恍惚的青年。

“多谢韩前辈！”黑脸老者自然知道韩立如此做，卖了他们几人一个好大的人情，故而感激地说道。

韩立不语地摆了摆手，凭空放出了几道黄色的法术，将附近偷偷布下的隔音结界收了起来，就缓缓消失在了黑暗之中。

“大哥，我们怎么办？”老二神情复杂地望着韩立的身影，悄悄地跟黑脸老者小声说道。

“先将五妹带回屋内控制起来再说，等我们今晚行动结束后，再来处置她吧。”老者沉吟了一下说道。

“这样也好，最起码有时间让大家都冷静一下子。”老二连连点头表示赞同。接着，他回头向还抱着年轻女子的青年说道，“四弟，先带着五妹回屋去吧。”青年茫然地点点头，抱着女子木然地转身向清音院走去。

看到青年凄凉的背影，老二叹息了一声，面容上浮现了怜悯之色。

此时中年女子也凑了过来，说：“四弟没事吧，他可一直都对五丫头痴心一片的，可如今……”中年女子连连摇头，露出了不忍之色。

“咳，我原先也看好他们两人的，可是现在是不可能了。”老者突然露出了疲惫不堪的表情。